

旧时江南直街两侧聚集了许多店铺。

# 旧时光里的江南直街

## 乡 愁

胡仲光/文  
汪一熙/摄

旧时余姚的江南比江北要小得多，其区域仅仅局限在一条又细又长又直的街为轴心的狭小地块。人们通常的活动多在江的北边，江北是这个城市政治、文化和工业、商贸中心。然而，江南独有的幽雅、安静以及小桥流水式的环境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迁居于此。

那时，连接江南与江北的通道只有一座桥梁，人们从桥的最高处向南眺望，整个江南一览无遗。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从江边一直通到南门口、二三公里长的老街，人们称它为“江南直街”。

这是一条古老的街。在明代尚未建成江南城之前，已成为城外的主要商业集市，交易兴旺。到明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建成江南城后，这里就成了余姚城内的第二主要街区了。

其实，这条街的街面不宽，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狭窄，只有3米左右的样子。街道由两三块长方形石板铺设而成，两旁用青石条镶着边，略比街中间高一些，形成街沿，供路人行走。街两旁的旧式店面房子，大多是二层或

三层木结构楼房，灰白的墙壁，深暗色的瓦砾和泛黄露筋的杉木排门高高耸立着，散发着幽暗潮湿的陈年气息。

街上聚集了许多店铺，商品颇为丰富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。诸如糕饼茶食、南北百货、鲜活咸货、豆制品之类，还有铁匠铺、剃头店、中药铺、鲜肉铺以及包子馒头、煎饼油条店等，别的地方很少见到的雨伞店、纽扣店、花圈店、面工场、皮蛋店、煤球店、裁缝店、绸缎店、小人



江南直街一头连着同济桥。

书店、修鞋店、渔具店、跌打损伤诊所、糖人店、旧货店、山货店等，这里也有。这里是小商小贩小商品的天地，卖的东西都很地道，价也公道。

直街口，有月水产店。一年到头卖着各式鱼货，尤其在海鲜上市旺季，摊位上摆满各种各样的海鲜，有只只鲜的红膏炆蟹、墨赤黑的乌贼和透骨鲜的大黄鱼。平时，店里职工自己动手腌制一些小鱼小虾，排在江桥边上晒成干，等到淡季时再拿出来卖。

距水产店不远处，有家名为“宏济堂”、建于1882年的老中药铺。灰白色外墙上嵌着月亮弯的双扇大门。昏暗的灯光下，药店信在一只只让人眼花缭乱的抽屉里，准确无误地抓着各种中草药。为了方便百姓看病，每当星期天，店里会请来姚城有名望的老中医坐堂，为求医者搭脉看病。

街的中段，有个“冯记”包子店，店面极小，但他们做的包子实

在地道，白白净净的粉，圆鼓鼓的鲜肉葱花馅。热腾腾的包子一出笼，满街飘香，吃在嘴里，“柔嫩分层，鲜香不腻，料香味正，汁浓味厚”，常常吃得过客人不由自主地排起长队。

街上的面工场也很有特色，人们只要从粮店买回面粉，在这里就可以加工成面条。店主把面粉放进缸里搅匀，然后放到一台木制的机器上，用手柄摇动一个大齿轮，面条就从这台机器的一端齐刷刷地吐出来，常常会吸引许多孩子围观。

沿着老街往南走去，很远就会听到“叮叮当当”的打铁声。刚从炉膛里取出的火红铁坯子，在铁匠师傅的锤子挥舞下，火花飞溅，变幻着各种形状。这里制作的刀具锋利无比，刚性特别好，从农村来的人都喜欢到这里购买。每到农忙季节，铁匠师傅们会打制些镰刀、锄头、坑钎之类的农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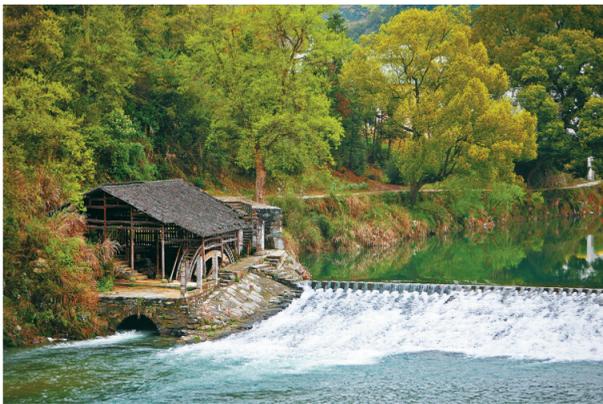
“矮墩桥”附近，有位皮肤科医生开了个诊所，人称“疔疮阿四”，很有名气。本地甚至更远处的人都会慕名而来，不管毒疮多么严重，经过他的治疗，都能药到病除。

快到南门口时，会看到许多山货，这里既有“南王”淘箩饭篮、扫帚畚箕等日常生活用品，也有锄头柄、铁耙柄、晒谷的篾和箩等农具用品。由于供需求旺，形成了小小的市场，一直会延伸到南门口（最良桥）。

那时，从农村到城里赶集的人很多。江南直街显得特别繁忙，因为如果人们要往江北去，这条街是必经之路。尤其逢年过节时，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。有时前面山民或拉着车或挑着担，后面的人会很耐心地跟着缓慢行走。遇到下雨天，一不小心，不平的石板缝里射出一股浊水溅人一身，犯错的人礼貌地表示歉意，双方都会谅解，相互一笑而过。

江南直街与两旁许多弄堂，如东首杜义弄、学弄、保庆弄，西首义井巷、笋巷弄等连在一起，形成网格状，通过这些弄堂组成整个江南。

江南直街曾是余姚人的骄傲，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它记录了历史，见证了人们的生活和变迁。江南直街已经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。



留作景观的安徽歙县昌溪水碓，规模较大。

而在《太平御览》中，尚能见到《新论》对水碓的叙说。

水碓还可根据水势大小在同一根中轴上设置多组拨板，这样碓头的数量就可相应增加，使水碓的效率倍增。设置两组以上的水碓叫作连碓，我见过组数最多的是四连碓，据说《天工开物》中也有一个水轮带动四个碓头的画面，但不知道四个是否最多了。四连碓运作起来，碓头此起彼伏，宛若四位巨人在同时挥动大榔头，场景好不热闹。见此景此情，你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。据载，四连碓的发明者是魏晋时期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学者杜预。

杜预的发明至今仍在使用。10年前我参观了著名的安徽泾县红星宣纸厂，当时该厂新建的四连碓正忙着春捣纸浆，因为做宣纸的纸浆只能春不能磨。不过它的动力来自电动机。

水碓又可分为地碓和船碓，本文主要说的是地碓。尽管古时船碓在浙江很多，然而我只在图上见过它。船碓是在船左右两侧对称位置各安装一个等大的水轮，工作时将船停靠在水流较急的河边，以利用河水流动时产生的动力。船碓其实就是能活动的河上水碓。一般认为船碓产生于明代，也有说宋代已经有了。

古时一些较大的寺院，常专设水碓房。如宋代陆游有诗作《六月十四日宿东林寺》，其末四句云：“远客岂如今再到，老僧能记昔相逢。虚窗熟睡谁惊觉，野碓无人夜自春。”《天童寺志》也有“外池有水碓碓”的记录；宋代奉化雪窦山的资圣禅寺中亦有“水碓碓”。资圣禅寺建于千

丈岩瀑布口，故称“瀑布院”，建水碓的条件得天独厚。据载，南宋时来四明山碧山寺（位于今海曙区横街镇）的日本僧人，将该寺的水碓图样带回了国。现存于日本京都东福寺、妙心寺和金泽大乘寺的“明州碧山寺水磨图”，就是此图样。

建水碓的初衷是借水力春谷米，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，农村电动碾米机、磨粉机逐渐普及，用水碓加工稻米的越来越少，然而山民仍然利用它从事副业加工。譬如，早年茶叶常制成团茶饮用，制作团茶的茶叶就要用到碓磨。造纸的原料是嫩竹，嫩竹用石灰浸泡后要用到水碓捶打，方成竹篾纸浆，因此水碓是传统纸坊的好帮手。在浙江苍南的碗窑村、中国瓷都景德镇的浮梁村，水碓用于捣高岭土。山区多产茶叶，如果用水碓先碾碎油茶籽，再拿到油坊榨油，就比较省力，出油率也高。以前余姚陆埠一带还利用水碓揉年糕，这种年糕比机制的好吃，爽口不黏牙，长煮不糊。

据四明山老农介绍，20世纪60年代，他们曾利用水碓磨香木粉。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春捣，越春越细，最后成为粉末。这香木粉摸起来细如面粉，黄如金，闻起来特香。一个二连碓，一昼夜能产香木粉上百斤。香木粉做成蚊香及佛香销往宁波、上海等地。

自从各乡村建了碾米厂后，各种脱、碾、磨、筛的电动机具齐备，农民加工谷物便捷多了，再无人光顾水碓房了。水碓真的成了“野碓”，零星残存的水碓旁，水还在哗哗地流着，让我感慨万分。

# 织网记



渔民和渔网。（柯以 摄）

## 慢时光

虞 燕

儿时，特喜欢看晒鱼鲞，场面盛大，有烟火气。剖好的鱼鲞在大大小小的团箕、竹篾、筛篮上，我偶尔会偷偷地拽一下鱼尾巴，或者拉一下乌贼须，心里特别满足，就像富翁暗地里数着自己的钱财一样。鱼鲞的鲜香容易招来猫猫狗狗，一不小心就会沦为它们的美食。母亲便把网拖到院子里，这样可以边织网边守护鱼鲞。猫狗一旦靠近，母亲就跺脚大骂，它们跑得麻溜极了。

我问母亲，这些鱼都是用织的网捕上来的吗？得到肯定回答后，觉得渔网真是神奇的东西，我决定要学织网了。

织网是件考验耐性和智慧的手艺活。起头在整个渔网的编织中举足轻重，必须全神贯注，起头的网眼数量若不正确，那整个网就废了。起好之后还要反复数几遍，确定无误后才能接着织第二层。渔网的编织法有好多，平织法、经编法、穿心结等，不一而足。有的网要求严格，织法复杂，一顶网汇集了多种编织法，且网眼的数量、网眼的大小在编织过程中要根据特定要求做一些变化，这种网都是大网，织的时候疏忽不得。但梭子起落间，漏眼、残眼、错眼就像捣蛋的孩子，在所难免。所幸，出错并不是不可补救，岛上有好些经验丰富的织网者会“劈网”，就是用剪刀将织错的网由下往上剪开，而后从错处开始，一一修补下来。那是一顶网的重生。

织网最基本的工具有两样，尺板和梭子，它们表面光滑、平整、竹质均匀，据说需选择多年生的青竹作为坯料。初学时，我的精神高度紧张，生怕出错——左手小心翼翼地紧捏住尺板，右手颤颤巍巍地拿着梭子，然后将梭子上的线打在尺板内侧……左手同时按住梭线和尺板，右手提梭下拉。总算完成一个死结后，还要退掉尺板扒开网眼仔仔细细一下，确认没有织错才继续，就这样重复着同一动作，直到织完所有匝数。

可能海岛上的孩子对织网有天赋吧，用不了几天，我就驾轻就熟

了。在阳光下，在鱼鲞的围拥中，梭飞快走，想着属于孩童的小心事，漫无边际地，有一种笃定的幸福缓缓滋长。

母亲织网可不似我这般悠闲，每天织多少，她对自己有硬性要求。那会儿，一顶网的工钱一般三四十元的样子，每织一万个网眼大概三角到四角钱。当然，也有特别巨大的网，织完有一百多元的工钱，记忆中，我家只织过一次。就是那一次，母亲劳累过度，生了场病。家底薄，母亲把织网当成工作，她总是说多劳多得，要织得多，要织得快，一百多元钱足以让她拼了命。除了做饭吃饭，其余时间她都在小竹椅上织网，每晚我都能在睡梦中听到尺板与梭子的叩击声，“笃笃笃”“笃笃笃”。为了省电，母亲在窗下借着月光织，她说晚上安静，干得出活。一觉醒来，母亲佝偻着埋头苦织的剪影像一帧画，永久地挂在黑夜里。

母亲最终累得胆囊炎发作，疼得脸上全是汗，在床上打滚时，还说来再忍一忍，进医院太费钱了。后来实在挨不过，住了几天院。回家后唉声叹气，反复说自己太不争气了，好不容易织了一顶大网，快织完了，工钱却全进了医院，最后竟心疼到掉了泪。我似乎在那几天突然懂得了，闷声不吭地织网，从早织到晚。可即便这样，一天最多也只能织五千眼。小孩子皮嫩，那个提梭下拉网线的动作会在手掌下部勒一下，每织一个网眼就会勒一下，如此下来，那个部位发红发疼，仿佛被割裂了一样。其后，腰酸，屁股麻，手臂酸痛，以前觉得好玩的织网成了一件苦差事。母亲揉着我的手臂说，赚钱哪有容易的哟。

有一次，经过摊晒于码头的渔网，我不由自主地停下。渔网上黏附了鱼鳞、虾皮等海洋生物的碎屑，像是为它们曾经下过深海提供佐证。阳光下，渔网原本青翠的绿变得暗淡陈旧，网线的塑料味也完全消失了，一股浓浓的来自深海的气味像卷着舌头涌过来的潮水淹没了。我怔怔地看了一会儿，想，这里会有我和母亲或者我熟悉的人织的渔网吗？这些渔网不知道过滤了多少次海水，捕上过多少条鱼呢！

此后，织网时，我竟有点庄敬起来。

## 甬城绘·古桥



## 高桥

高桥位于海曙区高桥镇高桥村上街自然村，为一座单孔石拱桥，以高大得名。始建于北宋。南宋宝祐四年（1256年）冬，由大制使判府事吴潜重建。现桥为清朝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重修。宋人袁商《重建高桥记》谓：“桥横跨西塘河北岸，南通晋家桥，北通大西坝村，自晋由杭、绍来宁为必经之路。”

（丁安 绘）

## 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水碓，又称机碓、水捣器、水轮车、云碓等，是一种借水力春米的机具。水轮又叫“翻车”，故水碓又称“翻车碓”。与水碓原理相近的机具还有脚踏碓、水碓磨等。脚踏碓即踏碓，它利用杠杆原理工作，即用脚踩碓杆的一端时，碓杆的另一端连同碓头迅速抬起，当脚松开时，碓头就会落下重重砸在石臼里的米麦上；再踏，再砸，如此不断地重复，臼里的粗粮就会渐渐春成粉末。从这一点看，水碓与踏碓相同，不同的是，水碓利用的是水力，它可解脱劳力且日夜运作。

水碓磨即水磨，水碓的动力来自一个大的立式水轮，轮上装有若干板叶，水冲击板叶时，水轮就带动中轴旋转，轴上装彼此错开与轴垂直的拨板，中轴转动时拨板便自上而下地敲击碓杆，使碓头迅速抬起。拨板离开后碓头又会落下，重重砸在石臼里。水磨前半段的工作原理与水碓完全相同，只是中轴上不安装拨板，也不用碓头，它安装了石磨并采用蜗轮蜗杆传动原理改变力的方向，使垂直转动的水轮为水平转动的石磨提供动力。当然若采用卧式水轮就不必改变力的方向了。

据载，南北朝时期的大数学家祖冲之在水碓基础上，将水碓与水磨融合，改造发明了水磨。水磨的研磨功能好于水碓，但水碓还能脱粒和春捣。



已废的江西景德镇浮梁水碓，原用于捣高岭土。



安徽泾县红星宣纸厂后建的水碓。



1996年尚在使用的余姚原梨洲乡的水碓子。左边主出水口用于冲水轮，右边副出水口用于减水调节，中间细长的小出水是防止轴头发热的。

显然，祖冲之之前已有了水碓。据载，我国在汉代已发明了水碓，最早提到水碓的是西汉桓谭的著作《新论》，但此书早佚。